

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

“小弟再能推算，双陆的骰子又岂能全由得我？”李淳风赧然笑道，“全怪我多年赋闲，秉性疏懒，贪图玩乐误了行程。求袁兄再取川资，这次一定专心赶路。”

袁天罡思忖良久，叹道：“既已至此，也不便回去了，愚兄设法化缘便是。”

“难道你要沿街乞讨，求人布施？”

“那倒不必。”袁天罡把拂尘别在腰间，从马背上取过行囊，翻找片刻，从中抽出一份文书，“万幸是在利州，不愁没

02

“这位国公夫人真不一般”

钱花。”

李淳风接过来端详，原来是一份拜帖，上面写着久闻大名、恳请莅临之类的客套话，落款是“应国公、利州大都督武士贇(yu ē)”。

一见这名字，李淳风不禁露出一丝鄙夷的微笑。这武士贇乃并州文水人士，出身寒微，早年以贩卖木材为生，赚了钱转而投身仕途，在太原郡丞王威帐下当了个小官。其时，李渊任太原留守，谋划举义之事，武士贇攀龙附凤，转投其帐下随之起事，虽未立什么大功，却也参与首义的元勋之一，受封应国公，颇受李渊宠信。李渊禅位后蜀地不稳，皆因原先的利州都督罗寿乃燕王罗艺之弟。罗艺本是割据幽燕的军阀，迫于大势奉土降唐，被李建成引为死党。新皇登基后召他入朝，罗艺决意反叛，阴谋败露后被部下擒杀，事连其弟，故朝廷处死罗寿，改派义安王李孝常任利州都督。哪知李氏宗亲也靠不住，暗中图谋叛乱，不但事关禁军，还牵连到长孙皇后之兄长孙安业。李孝常受诛，朝廷又把武士贇派到利州。

袁天罡苦笑道：“武士贇到任利州后曾请我去相面，我隐居避祸，不愿蹚他的浑水。后来他又送拜帖意欲让我回拜，我也置之不理。如今受贤弟拖累，只好去见他一面了。”

李淳风立时明白，讪笑道：“袁兄是想敷衍他几句，好找他借些盘缠。这办法甚妙，不过……姓武的这张脸可不易看啊！”李淳风也知相面的奥秘，相法之说固然玄而又玄，但看相实是看人。小者窥其言谈举止，大者探其道德学识，对付官宦之人更要洞察朝局走向才能言之凿凿。武士贇乃商贾出身，在名门望族林立的朝廷里本就是异类，靠太上皇宠信才爬上来。如今世道大变，朝中要职皆由昔日秦王府亲信掌握，他身为前朝宠臣，前途恐不乐观。

袁天罡焉能不知，却道：“武士贇虽出身低贱，文武不甚出众，却对上恭顺，驭下谦和，实心任事，颇能合众，倒也算得上安抚一方的上佳人选。”

“也罢！”李淳风装模作样扇了自己一记耳光，“全怪我花光了钱。开国功臣也好，木材贩子也罢，只要他肯掏钱便是大善人。且去会他一会！”

利州都督府就在城北，两个人须臾便至，只见门庭广阔、院墙高筑、门旗飘摆、甲士伺卫，无不威严肃穆。都督领一方军事，乃三品大员；况且武士贇代管六州，乃大都督，又有国公爵位，更是非比寻常。离着老远便有卫兵厉声呵斥：“哪儿来的野道士？来此做甚？”

袁天罡不慌不忙，掏出信件交给卫士，卫士又转递给守门兵长。那人识得都督的笔墨印信，见长官措辞恭敬，自

然不敢开罪，忙换了张笑脸降阶相迎：“两位持都督拜帖而来，必是贵客，然事不凑巧，都督出巡隆州，不在府内，实在抱歉。”

李淳风不禁皱眉：“不知何时能归？”

“早则明日，迟则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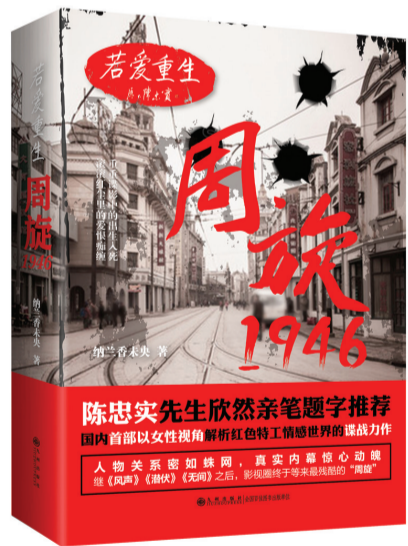
倘因公务而来还可叨扰，为了相面怎好逗留府衙。他们二人正要垂头丧气地离去，未转过街角忽听背后有人喊道：“二位高人慢行！”

回头观看，只见那兵长追了上来，满脸堆笑，谦恭至极：“卑职不懂事，方才慢待贵客了。我已禀报我家主母，夫人素知两位大名，恳请相见。”说罢，他抢过马缰绳，点头哈腰请他们回去。

自南北朝以来，风俗渐改，女子已不似两汉那般紧守闺门，一家主妇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无所不为。北魏文明太后掌国二十载，隋之独孤皇后与文帝共襄国政，本朝平阳公主招兵买马鏖战关中，谁人不知“娘子军”大名？女子连战场都上得，登堂见客更不稀奇。可眼下丈夫不在，妇人把俩大男人请到家中做客，不免有些尴尬。

李淳风小声咕哝：“这位国公夫人真不一般。”

(摘自《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

军统局上海站，胡文轩在办公室里拿着一张纸，边看边微微点头。

“您让我把重庆邹惜韵一家，还有一些帮助过我的朋友的名字都写下来给您，不是要去调查什么吧？您怀疑我吗？是您的职业病发作了吧！”伏在他身边的沁梅微微撇撇嘴道。

胡文轩反手拍了她一下：“丫头说什么呢？没规矩！”

他认真看着沁梅：“我是让你记住这些人，我也要记住，毕竟人家帮了你，是恩人，我会找机会报答他们的！”

沁梅点头，半信半疑的神情瞒不过胡文轩。

24

年轻教官

“可别别样学样啊，和你表叔似的，说话那么尖锐！女娃家，要温柔娴静。”

“您又说说我表叔的坏话，我不想听！”

“你倒护着他！”

“他说您的坏话，我一样护着您！”

“好好好，知道我闺女善良孝顺！走吧，跟我去各处转转。”

父女俩起身出了办公室，从一楼开始转。

看到英俊内敛的上司带着这么大的女儿出现在大家面前，站里很多人都是万分惊奇加不可思议的表情。那些暗恋着自己这位独身上司的女军官、女职员，更是一副目瞪口呆的神色。

胡文轩自然注意到这种种惊羨、不解、失落的注目礼，他心中暗自好笑，不免有些得意。

他给沁梅介绍着各部门的设置和功能，不知不觉来到三楼电讯科。

一个属下来到他身边：“老板，总局电话。”胡文轩嘱咐沁梅：“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您去忙吧，我在这里随便转转就好。”沁梅很轻松地说。

胡文轩点头：“也好，你在电讯科看完就回我那里。记住，原路返回，不要到那边去！”他指指对面。沁梅听话地点点头。

这里的电讯科自然是沁梅格外关注的，此刻她知道不可能看到太多隐秘的东西，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于是，

她神情轻松地走了进去。

收报员、发报员、传送电文者……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人很多，但是井然有序，不闻喧哗声，只能听到嘀嗒的电报声。

在这个肃静的场合中，当一个深沉而有魅力的男中音传入耳中时，沁梅产生了好奇心，循声而去。

在一个貌似教室的房间外边，那个声音渐渐清晰，内容细听起来，沁梅更加感兴趣。

“……提到无限不重复式密码，我就不能不讲到赫伯特·亚德利，他在美国被誉为‘密码之父’，顺便提一句，我的老师曾是他的朋友。我在这里想讲一个有关他的著名案例：大家应当记得那些年重庆的大轰炸吧？日军屡屡出动大批飞机对重庆发动猛烈袭击，委员长的官邸和防空洞好几次险些被炸，目标之准确令人诧异！据分析，每次空袭前，潜伏在重庆的日伪间谍都会提供关于重庆天气状况的信息，重庆的天气一晴，便有日机来轰炸。咱们这方的密码组虽然截获了一份由潜伏在重庆的日本间谍发出的密码电报，但该密码电报非常复杂，中方密码组的破译专家根本无法破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亚德利来到了中国。”

沁梅承认，自己首先是被这个好听的男中音所吸引的，这种音色如大提琴般低沉舒缓，略带悠扬，传到人耳中有一种别样的魅力。

站在近处，听到了那人讲的内容，沁梅更加好奇。无限不重复式密码、重庆大轰炸、密码破译……这些词汇都是沁梅这半年来主修的功课，她没法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于是将这个教室的后门轻轻推开一条缝隙，悄悄向里面望去。

里面果然是课堂的模样。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教官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底下坐了几十个人在听课，他们中间有穿着军装的人，有穿着刚才养父给她介绍过的文职服装的人，还有一些穿着便服的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沁梅琢磨着，看来正如养父讲的那样，因为工作性质不同，这座大楼里的人的服饰是不一样的。

沁梅觉得自己溜到后座听课应该不会被发现，就趁着那个年轻教官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空隙，像一条灵动的鱼儿一样滑入室内，找了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的一切，周边又都是穿着便服的人，应该不会被发现。

年轻教官转过身来，继续讲课。

他很年轻，身材很好，一身美式教官服勾勒出修长的身形，标准的军用领带、紧束的腰带、肩头闪烁的少校徽章、帅气的长筒军靴，和他的标准军姿相得益彰，让人不由得感慨：这身挺括的军装，就是为他这样的身板专门设计制作作的。

(摘自《若爱重生·周旋1946》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